



创造“美的感觉”

——看大型现代青春川剧《鸣凤》

周企旭

20世纪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认为：“中国戏曲的表现形式，基本上是一种歌舞形式……给观众一种美的感觉的艺术”。

那么，21世纪的川剧工作者，又是怎样来创造这种“美的感觉”的呢？近年由隆学义编剧、查明哲总导演、谭继琼主演、重庆市三峡川剧团演出的大型现代青春川剧《鸣凤》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与时俱进的范例。

读《鸣凤》剧本，有读一部“剧诗”的感觉。看过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川剧《金子》和黄梅戏《雷雨》的人，对编剧隆学义的诗化风格及意境追求已不陌生。他所创作的《鸣凤》，就取材于小说《家》中的有关章节。整个剧本选材精，立意深，文字简练，隽语迭出。而其构思的精要，则在于从“人性”的基点上开掘意境——以李驼背、王妈的暧昧情状相烘托，以陈姨太、冯乐山的畸形关系相反衬，聚焦囚困“家”中的鸣凤与觉慧的恋情大写而特写：细致入微地抒写他们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，浓墨重彩地讴歌他俩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诗情画意般赞颂二人对爱情与理想的欲求。从而通过真、善、美与假、丑、恶的鲜明对比，彰显其中蕴含的人文哲理。

看《鸣凤》演出，有看一出“诗剧”的感觉。如果说剧本是按戏剧结构用“文字”写诗，那么舞台呈现便是按诗歌结构

用“艺术”演戏。然而，若要弥合剧本诗化风格与当今观众审美能力、欣赏水平、心理节奏等方面的差距，必须在舞台的艺术呈现上大下功夫。我们看到：不仅剧本的文学性方面已具备优质的基础，而且二度创作的总导演查明哲（话剧）、导演任庭芳（川剧）、作曲唐万福、张平（舞蹈）、副导演张承志以及表演、音乐、舞台美术等方面主创人员一流水准的“再度综合”，显示出传统川剧向现代移步转型的新高度，标示出戏曲改革与振兴的科学路向。在总导演的指挥协调和艺术家们的密切配合下，此剧以演员的角色表演为中心，将戏剧的艺术表现手法与现代的科技表现手段有机结合，创作出不少匠心独具、引人入胜的戏剧场面，取得了文学性与戏剧性双赢，戏曲化、地方化、现代化一体，传统艺术精神与现代审美时尚和谐的剧场效应。

《鸣凤》一剧的音乐和舞蹈，强调了戏曲化、地方化、现代化的和谐统一。音乐方面总体以川剧高腔曲牌音乐为主，同时也汲取民歌、曲艺和戏曲板腔体的营养。例如“序幕”中“虫虫飞”那段唱始听似“歌”，而“明朝谁走谁送谁”一段又“帮”回了高腔；“情绽”中鸣凤“织出了一个美青年”的唱段，明显地流淌着四川清音的清丽与柔婉。而觉慧“晨风裹脚下，冷雾醒朝霞”的放腔，显然是借鉴了板腔体的行腔韵势；“配器”虽减小大



锣大鼓的音量，“伴奏”却注重管弦乐的和谐整一而更富于旋律美。舞蹈方面总体以传统川剧的表演程式为主，同时也融入现代的民族舞蹈元素。例如“情绽”和“爱鸣”戏中的主角表演做、舞一体，让人感到似曾相识而又饶有新意。

如果将《鸣凤》一剧文、音、表、导、美艺术构成各个方面的创造成果都视为一粒珍珠，那么在“表演中心”意义上，由谭继琼领衔主演（饰鸣凤）、徐超（饰觉慧）、张国跃（饰李驼背）、全小梅（饰王妈）、张永琼（饰陈姨太）、任伟（饰冯乐山）等人的联袂演出，即是贯穿一条珍珠项链的中轴线。重庆市三峡川剧团的演员功夫过硬，台风严谨，演出认真，技艺超群。他们的表演一丝不苟，处

处洋溢着现代川剧人的精、气、神。若以表演特点及演出风格的不同简论之：谭继琼与徐超的表演光彩照人，似载歌载舞的“青春剧”；张国跃与全小梅的表演寓庄于谐，似亦悲亦喜的“含泪的喜剧”；张永琼与任伟的表演装腔作势，似荒诞滑稽的“讽刺剧”。

程砚秋先生上世纪所讲的“美的感觉”，主要在“看角”意义上讲戏曲演员运用“四功五法”的审美创造。而《鸣凤》一剧给予观众的美感，则包括剧本、导演、音乐、表演、舞蹈、舞台美术等多方面超越前人的再度综合。因而该剧创作实践的成功经验，对于探索现代戏曲的发展规律，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

川剧《鸣凤》演出单位：重庆市三峡川剧团

剧情简介

民国，古城，高公馆。老太爷赫赫威严。

花季女仆鸣凤，纯真烂漫；三少爷觉慧，理想青年。两心相悦，爱鸣梅林园，情定荷湖间。老太爷寿诞，将鸣凤当作礼物，送给老朽冯乐山，魔手欲摧残。

鸣凤向觉慧求救，夜半敲窗，满怀期盼。觉慧专心写文章，为大众妇女呐喊，不知危情在身边。鸣凤无言，肠暗断……

鸣凤美少女，抗争黑暗，为爱而死，洁身投湖水，梦幻结良缘，清白留人间。

多少年多少屈死少女，好似萤火虫，星星点点，在黑暗中一亮一熄，为光明而燃。